

东茅街坐茶馆

胡宇

长沙黄兴南路、解放路上，永远都是摩肩接踵的年轻人，似乎全国的年轻人都要来这里打一次卡，才算完成了青春期的成长。

两个外地朋友来长沙不多，来黄兴南路更是很少，她们对满街的青春气息充满了新奇与疑惑，这条街有什么特别吗？我说这里是年轻人来长沙必打卡的地方，不说IFS国金中心，不说坡子街派出所，不说茶颜悦色，不说文和友，单是满街的酒吧和美食，就足以让人应接不暇。

但我今天带她们去的，都不是以上这些。穿过黄兴路的斑马线，沿解放西路往东步行，夕阳映着我们长长的倒影在洁净的马路上，路边挨挨挤挤都是小吃店，各种卤味、甜品散发着诱人的食物香味，路人似乎伸手可及。

已是晚饭时分，这些食物再一次强化了饭点的饥饿感。朋友再一次疑惑地问我：“这个时候我们真要去喝茶吗？”她们知道我安排了晚上八点半去琴岛之夜看演出的计划。

“是的，喝茶。”我笃定地笑笑。

她们似乎更不踏实了，怀着疑惑与好奇跟着我走。不几步，在小小的门楣前停下，门楣上挂着不显眼的木质招牌，上书“东茅街茶馆”，门洞引向小小的廊道。廊道很朴素，白灰粉刷的墙上，黑色毛笔涂抹着本土的民谣，诸如：

“鸡婆叫，鸭婆叫，哪个捡哒那个要。矮子矮，钓麻拐，麻拐一蹦，钓蚱蜢；蚱蜢一飞，钓乌龟，乌龟一爬，快些喊伢仔。”

雨声瞬间就连成了片，从“噼啪”变成了震天响的“哗——”粗壮的雨线被风裹着，斜冲猛打，织成一张无边无际、动荡翻滚的灰白大网。窗外的世界眨眼就模糊了，扭曲了。近处的楼房轮廓化在了雨里，远处的岳麓山影子更是消失得干干净净。耳朵里只剩下这铺天盖地的水声，冲刷着一切。屋檐下的水汇成粗粗的水柱，“哗啦哗啦”砸在台阶上，冰冷的水花溅到脚上，一股凉气顺着小腿往上爬。

便利店里挤满了人。头发滴着水的小伙子，抱着湿漉漉购物袋的阿姨，还有两个细仔子兴奋地把脸贴在冰凉的玻璃门上，压得扁扁的，鼻子都挤歪了。空气里混着湿衣服的馊味、汗味、雨水带来的土腥气，还有那么点人挤人带来的莫名温热感。没人说话，都竖着耳朵听外面那场天地间的大戏。

这雨，来得像长沙人的暴脾气，一点就着，惊天动地。去得却也干脆，不拖泥带水。好像就那么一眨眼的工夫，那震得人心口发麻的“哗——”声弱了下去，变成了淅淅沥沥，最后只剩下零星的“吧嗒……吧嗒……”不甘心地敲打着地上的水洼。

雨，停了。

塑料门帘被掀开，一股清冽、湿润的风猛地灌进来，带着泥土、青草和雨水冲刷过一切的味道，瞬间冲散了店里的闷浊。这风凉丝丝的，带着股劫后余生的慷慨劲儿，钻进每一个张开的毛孔里。人们长长地、不约而同地舒了口气，脸上紧绷的线条松开了，带着点共同经历过一场小风浪的默契，纷纷涌出门去。

世界像是被狠狠洗刷了一遍。天，透亮得像刚擦过的玻璃。路旁的樟树、梧桐，叶子吸饱了水，绿得发亮，绿得晃眼……但阳光，刚被赶走的家伙又回来了。热气从湿漉漉的地面上蒸腾起来，带着加倍的热情，重新裹住了每一个人……

我站在重新变得滚烫的日头底下，感觉到汗水正悄悄地从后背、额头爬出来。可奇怪的是，心里头却还留着雨后的清爽劲儿，像含了片薄荷叶子，丝丝透着凉气。抬头看看天，云走得飞快。下一场能让人透口气的暴雨，谁知道它这会儿正藏在哪块匆匆路过的云彩后头，等着给这火炉般的长沙夏天，再来一次痛快淋漓的冲刷呢？